

日月经天，江河行地，生活如此丰富，作家应当是杂家。

## 字韵歌风

《读者》是一本最符合杂志风格的书，除了世态百相、为人处世、婚恋家庭，还有精彩文选和社会杂谈。一句话，除了色情和暴力的内容，其他内容你想看什么，基本上都有；当然不是期期都包罗万象，而是这一期没有下一期有的。

在我三十几岁如痴如醉追求文学的日子，大量阅读文学书籍，也读了不少包括《读者》在内的杂书。曾有若干文学前辈、评论家和好心人无数次明确警告我：不要看《读者》，《读者》不是文学。

随着写作日深，时间更迭，创作的自信和阅读的自信似有增加，我却越来越喜欢《读者》，喜欢就喜欢这份杂志的“杂”。

还有一份叫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的杂志，全年52期，开篇总是以图说事，正文从热点新闻、社会经济、消费理财、文化习俗，到考古发现、科技前端、国际时事透析，“宠天地于形内，挫万物于笔端”。其先见和预判的准确度，已被无数事实证明。最近看到一则微信总结该刊过去的优秀，举了两个例子。一个是2003年受非典影响，许多人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抱悲观态度，认为中国经济可能走下坡路，进入低谷。但这份杂志却坚定地告诉它的读者：中国经济正处于大爆发的前夜。有很多人没有读到这份杂志，有很多读过且读到这篇文章的人不相信，但也有不少人相信了，抓住机遇，一举奠定其一生的辉煌产业。第二个是2007年全国经济一片大好的时候，这份杂志却提醒大家谨防“泡沫经济”，相信

的人最终就躲过了2008年爆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。我则从这份杂志明白当年轻不婚、不育的深刻原因。我还从这份杂志上的文章获得启发，想到未来养老事业和对眼部周边产品的开发，是未来数十年的朝阳产业。这些对一个写作者的创作也许不能构成直接的推动和促进作用，却让一个写作者更加清楚地感知社会的真实情况。相当于借我一双慧眼，把这纷扰世界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、真真切切。

谁规定从事文学的人就只能读文学书籍，就只能读经典名著呢？

提出从事文学只能读文学书籍的人，大体上基于两种原因，一种，是真不懂文学，以为养猪就得满脑子是猪，做厨师就得满脑子是油盐酱醋；第二种，是真不懂创作，一个优秀的作家，不能只看文学书籍，不能只懂文学，眼睛单盯住自己那一亩三分地，胸中无丘壑、眼中无世界，所写的故事，不在屋檐底下就在办公室里，没有人间烟火、没有人情世故、没有人生旷野、没有峰峦叠嶂，更别奢谈什么思想深度、精神高度了。

鲁迅文学的课堂不仅有文学，还有天文、地理、自然、音乐舞蹈等课程，更有国际关系、危机应对和军事等课程，除了能够开阔视野、增长见识，还能够加配一只感知世界、观察世界的“眼睛”，为全新的创作，提供了可能。

日月经天，江河行地，生活如此丰富，作家应当是杂家。读杂书，是成为杂家的重要途径。读书破万卷，万卷不该全是文学书籍。自己就是搞文学的，文学书籍的占比应少一点。通过读杂书，天文地理、格物致知，啥都懂点，写起来才会得心应手，信手拈来，一挥而就。懂一点木匠学问，你写的木匠更像木匠；懂一点做豆腐的学问，你的主人公在做豆腐的时候，就不会像在

## 何妨读点杂书

□李新勇

拓砖坯。你一辈子不会杀人，甚至杀鸡都沒干过，可要是懂一点解剖知识，你就不会干巴巴地“一刀捅进去”，或者再文气一点“红刀子进去，白刀子出来”，而是能看见汗毛、真皮、血液、油脂还有声音等等。立体的、具有现场感的文字，才能将读者俘获，读者才能身不由己地把自己带入文字之中。

曹雪芹如果不是杂家，他不可能写出“百科全书式”的《红楼梦》；肖洛霍夫如果不是杂家，他《静静的顿河》里的葛利高里就不会那样丰富复杂，小说也不会成为史诗般的伟大作品。就是在文学史上声名并不显赫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《老残游记》，其作者刘鹗，在水利、金石研究，还有天文、音律、数学、哲学、医学等等上，都有所成就。除了写《老残游记》，他还写有《治河五说》《三省黄河全图》和《历代黄河变迁图考》，再加上算学著作《弧角三术》和《勾股天元草》等等，活脱脱就是一个水利专家。史载，刘鹗在治理黄河时，采用束水刷沙法，筑堤控制水势，再以水攻沙，直冲河底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。

为了创作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路遥翻阅了十年的《人民日报》《参考消息》等各种报纸，并亲自到煤矿等地体验生活；莫言如果没有读过关于古代残酷刑罚的书，不可能写出让人不寒而栗的《檀香刑》；毕飞宇如果对盲人按摩行当不熟悉，也写不好《推拿》。

时下，不少非文科的作家在文坛上大放异彩，比如身份为工程师的刘慈欣、理工大学毕业的诗人黄梵、医科大学毕业的小说家冯唐等等。这跟他们所学专业相对于文学属于“杂学”、经常“跳出文学看文学”的杂，不无关系。

有一小画家，20多岁得人指点，学过《麻衣神相》，此后20多年，悉心比对书本

知识与身边诸多人等的命运轨迹，到40多岁的时候，一桌子陌生人吃饭，他一眼扫过，便知道每个人的大体情状。别以为他学《麻衣神相》是为打卦算命，用他的话说：“我要是一眼扫过去，还不知道对面这人八九分情状，我还写什么小说啊？”从面部表情而直抵内心，并兼及人生经历和生存状态，难怪他的小说与众不同。相面大多归于玄虚，如果不装神弄鬼，单从阅读人的面貌，推断人物的内心还是颇有道理的。常言道相由心生，一个刻薄易怒的人，绝对不会像庙里的弥勒那样，整天笑脸盈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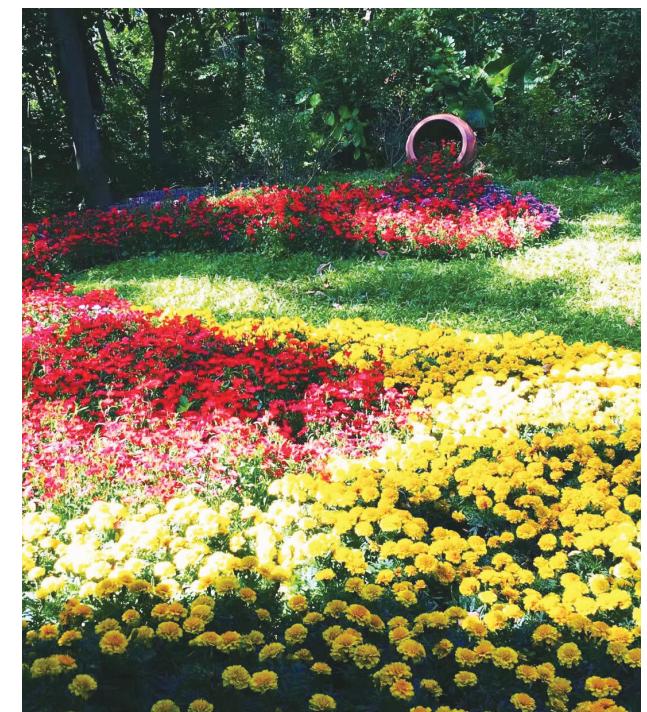
汪曾祺先生曾说，他看的杂书比文学作品和评论多得多。他认为作家读杂书有许多好处，第一是很好的休息，看一本杂书比打扑克舒服得多；第二增长见识；第三是学习语言，以便于将来融入自己笔端；第四是可以悟出一些写小说和散文的道理。他老先生的小说，多少人穷其一生模仿学习，却没有一人超过。其原因之一，也许是杂书读得不及老先生多。

近年来读小说，常常发现一些专业作家的作品犯一些常识性错误。比如写一个政府机关的正式人员觉得记者很牛，想尽一切办法调到报社做了一名普通记者；一个女教师被某个领导宠幸之后不久即调入交通局任副局长。这两个常识性错误都非常初级，一方面说明这些专业作家跟社会脱节脱得太远；另一方面也多半是因为从来读杂书的缘故，不了解目前体制下公务员与事业单位身份的互不兼容性，更不了解干部任用的基本环节。一个领导再荒唐再霸道，也不可能连一点障眼法都不用。

文学的魅力，常在文字之外。只有“杂”，方能见广博；拥有广博的知识，思维和文笔才会丰富；有了丰富广博的思维和文笔，眼前才会出现富饶而广袤无垠的原野。

编辑：施亚泽 美编：刘玉容 校对：毛晓丽 组版：翟晓东

## 坐看苍台



通过描述炸牡蛎，个人与炸牡蛎的关系以及距离感就得以体现，说到底，描述炸牡蛎，也就是在描述自己。

## 煎文蛤饼和自我介绍

□江徐

村上春树在书中写过这样一件趣事：读者发邮件向他请教如何在求职考试中完成四页纸的自我介绍？他认为这有点困难，而且没有意义。如果非要做这件事，不妨试着描述炸牡蛎。通过描述炸牡蛎，个人与炸牡蛎的关系以及距离感就得以体现，说到底，描述炸牡蛎，也就是在描述自己。他还不乏幽默地提醒对方，不必非得描述炸牡蛎，描述炸肉饼、炸虾丸，乃至丰田卡罗拉汽车、青山大街、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都是可以的，根据个人喜好啦。

想起这份“炸牡蛎理论”时，我正站在灶台前煎文蛤饼呢。第一次干这种活，带着几分新鲜劲，也试图通过描述煎文蛤饼来描述自己。聪明如你，读完以下文字，兴许就了解了一部分的我。

起锅，倒油，油热，用汤勺舀上事先准备好的面糊糊往热油里一滋。一勺糊，一块饼，四块一批。不能忘了撒葱花，我觉得用剪刀剪葱花比较顺手，那就用剪刀好了——没人规定必须用菜刀切葱吧？如果家人站在旁边指导，必然要指出这里不对、那样不行，还少不了一句——怎么能用剪刀剪葱花呢。失败乃成功之母，经验便是成功之父。我很高兴看到自己手下诞生几块不像样的文蛤饼。“有各式各样的生活，有各式各样的作家，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。”萧红真是了不起，能够在程式与主流化的创作氛围下说出这样的话，写出《呼兰河传》这样的小说。人也萧红，文也萧红。

凡事都讲究火候，煎文蛤饼也不例外。火太大，油太烫，饼就会焦。这是常识，可操作起来你未必就能拿捏得当。《随园食单》中有一辑须知，其中一条是火候须知。“熟物之法，最重火候”，什么食材该用什么火、文武火在时间秩序中如何调配，袁枚一道来，最后还将处世之道融于掌勺之法：“儒家以无过、不及为中。司厨者，能知火候而谨伺之，则几于道矣。”在这本书里，袁枚没有提到煎文蛤饼该怎么用火，反正我在自己实践的基础上调用最小火，慢慢煎着。一朵小小的蓝莲花，搁在黑色苍穹下，微风拂过，花瓣一漾。我站在花前，静静地守候。三分油，孵四块饼，“突密突密”，想起陆放翁的一句诗：“萦回水抱中和气，平远山如蕴藉人。”心里蓄着萦回水，也想着蕴藉人，煎文蛤饼的过程中期待一个人的消息。确切说，是期待消息营造的心境和感觉。饼，慢慢地煎；心，悠悠地熬。小小的蓝色火苗、小小的浅紫的忧郁，橙红的怨嗔、银灰的闲愁，也没忘记观照己心，事情让人烦恼，观照心境却有兴味。比如牙疼时，启动强力意志，观照牙痛时候的感觉。尽量丝丝入扣地观照的是牙痛本身，而是牙痛这件事引起的感受，一经观照，感受就与你脱离。

对情感的依赖、索取、不得满足而产生的忧郁，多么可笑，却依然像贪恋糖果的孩子，要不到，就差躺地上撒泼打滚求抱抱。从小到大从不向亲人索取拥抱，肌肤的接触似乎也会带来不自在的感觉。“她有时候觉得自己已经三十多，有时候又像十三。”读张爱玲的《小团圆》，当即被这一语言的闪电击中。小说中的她，只在特定时期、特定的某个人面前做回小孩，任情欲宣泄，以至于像逢场作戏。无法看透别人生活的真相和全部内容，却始终坚信，花好月圆之后亦有阴暗阴影。

需要不断提醒内心的小孩，请学会尊重别人的自由和自己的情感。任何时候，不要忘记站到对方立场想事情，这样做，不只是为了理解、包容别人，更是为了让自己从情绪的泥淖中拔脱。

“叮咚”，有消息！却不是来自期待之人。瞬间跌宕的失落，如缕不绝的烦忧。一边煎饼，一边在手机上处理琐事，因为心不在焉，煎饼简直变得焦头烂额。更严重的问题是，因为心猿意马，瞬间丧失了煎饼的乐趣。

因为被自己搞得煎的煎饼，更因为心的不自在，我感到心烦意乱了。为什么要对他人产生期待？为什么不能摆脱情感依赖和对他人的期待？就像冬天冲澡时，花洒里的水还没有变凉前就结束洗澡才算明智之举。事实上呢，大多数人沉迷于热水的舒坦，贪恋下一秒、再下一秒依然是热水，一直拖延到热水开始变凉？乐趣来自专注，拒绝诱惑、屏蔽杂音，为什么总是很困难？之所以感到困难，似乎因为缺乏强大的意愿，是不是不能够，而是愿不愿意的区别。

有些事，其实不需要特意学习的，只需思路打开，自然而然，也是天然就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。他山之石，多属技巧。譬如煎文蛤饼这种事，也不需要去学的，因为这根本就是天然能够了然于心的事嘛。难道不是吗？起初两批文蛤饼油放多了，发枯，咬起来蓬松，但没有记忆中文蛤饼的那种味道。小时候，每到七月半，烧经祭祖，桌上总有文蛤饼。被评为天下第一鲜的文蛤，可以用來炒鸡蛋、炒莴笋、汆入冬瓜汤，都非常鲜美。最鲜的，还是做成文蛤的海鲜味被压实在面饼中，咬一口，喷喷香。

灵感闪现之际，我将一块煎熟的文蛤饼从油里捞上来，用铲刀背面将它压在锅壁，将油滗出，煎饼也由圆凸形改为扁平状，口感因此变得紧实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咬上一口，记忆中文蛤饼的味道出来了，虽然程度还差了一点。实在没想到改变食物的形状、味道、口味，也会随之改变。但事实就是如此。电影《刺猬的优雅》中，中年寡居的看门人荷尼和小女孩帕罗玛品尝黑巧克力，她突发奇想改变咀嚼方式，巧克力就像改变了一种味道呢。

有一些事情，兴致勃勃地开篇，还没完成，忽然意兴阑珊起来，然后只想尽快做完它，就像尽快完成别人布置的任务。印象中，没有哪一部电视剧接近尾声时不是仓促收场的。迄今为止，很少有电视剧看到剧终时，能够留下余音袅袅、意犹未尽的兴味。

当最后一只文蛤饼出锅，我悟出重要的一点，说起来其实是老生常谈：煎文蛤饼，要有耐力，要有毅力。另外，不管有事没事、有消息还是没消息，始终要让自己保持住一份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”的心境。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

## 兼得斋夜话

有意义的人生，不会是他人为规划与赠予的结果，只有靠自己去思考、选择、实践与争取。

## 在宁静中进取

□杨谔

早在三四年前，我就有这样一个念头：60岁左右，写一本类似谈艺录这样的书，办一个个展。认真总结，再谋将来。

2024年8月10日，我的个展和新书首发式在南通日报社举行。8月12日下午，送两个远道而来的朋友去火车站，时风雨大作。回家后即小睡，醒来时脑子里泛出以下几个词：坚持、净言、跨界、余暇、宁静。

我开始学书至今已有40个年头，中途“抛荒”过四五年。与我同时起步学书者中有才者不少，后来有的因被他事分占了精力而时断时续；有的因境遇遇过顺而醉心于世俗之欢；有的因坎坷困顿而放弃早年的追求；也有的因迟迟不见理想的硕果而罢笔收摊。古人说读书做学问犹如掘井，宜专注一处，见水方罢。如果说我今天小有收益，主要是得益于“坚持”二字。

40年前我向往艺术的大海，至今仍跋涉不止。途中困惑甚多，幸得数位恩师提点，少走了不少弯路，如果没有这些“外因”的加持，凭我一己之力，即使再攀10年，未必能有开窍之日。

求学过程，交流必不可少，能发诤言者方为真友，诤友的话直率无忌，可能逆耳，然有益于己。但诤友之言不必照单全收，更不必立即履行，宜细加分析，结合自身体察，择适者而从之，遇不适或未必正确者则用于警醒自己。

开幕式上，市文联张华主席的“跨界”一说引起了广泛共鸣。任何一种艺术，都可能是孤立地发生、发展和成立的，是多种因素互相作用、融合后的结果。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，何况一艺之成？艺术家的跨界，实际是更为广泛的涉猎，是更为深广的筑基和更为坚实的垒土，是打破不同艺术间的界限、寻找更多孕育新样式的可能。书法艺术展示的如果仅仅是写字的技巧，势必会由单调而最终走向积弱僵化。艺术只有进入社会文化的大疆域，才会海阔天空。8月11日上午，又与十月书会的七位成员在市图书馆参加“与书法名家面对面”活动，我惊讶地发现，那七位同仁，竟然也都是跨界之人。

学生时代，老师常对我们说：“时间犹如海绵里的水，你挤它就有。”一个人工作再忙，总会有点余暇，余暇如何度过？是东游西荡还是定心来从点滴做起？选择不同，10年、20年后的人生状况也会不同。有意义的人生，不会是他人为规划与赠予的结果，只有靠自己去思考、选择、实践与争取。

偏向于文化、艺术、科学的人生，应该是一个绝大部分时间处于宁静状态的人生。在宁静中不断进取！



英仙座流星雨 CIF供图

## 勤攻己阙 善待批评

□凌云

会有新的特色和追求。然而，作为一种品德、一种文化现象，勤攻己阙、善待批评的做法，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。这是因为“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”，任何人都会犯错误，即使圣人也不例外。犯错误不要紧，重要的是要改正错误。改正错误有两个途径，一是别人发现，听取别人的批评；二是自我发现，进行自我批评。

毛泽东同志曾以房子和人脸为喻体，生动形象地论证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：“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，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；脸是应该经常洗的，不洗就会灰尘满面。我们同志的思想，我们党的工作，也会沾染灰尘的，也应该打扫和洗涤。”习近平同志也在多个场合强调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提高政治站位，不断增强“批评使人进步”的观念，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“防疫治病”的武器多用、常用、用够、用好，使之成为一种习惯、一种自觉、一种责任。

然而，当下有的党员干部自我批评可以，面对别人的批评就承受不了。究其原因，是对自身的缺点缺乏科学的态度。俗话说“人在事中迷，就怕没人提”，旁观者清，有些缺点自己往往是“不觉得”，就像有污点自己看不到一样，叫作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。认识到这一点，乐于请人挑毛病、提意见，才是一种健全的心态。

请别人来批评自身的缺点、揭发自身的错误，犹如请医生诊断病疾一样，是为

了自己的健康，“一个人发了阑尾炎，医生把阑尾割了，这个人就救出来了”。讳疾忌医，小病不医，大病就难治了。要知道，每一个人都会有错，但只有愚者才会执迷不悟，拒绝别人的批评、善意的帮助。

陈毅同志有诗云：“难得是诤友，当面敢批评。”直言不讳的批评，是对同志的最大爱护，是友爱的表示。虚情假意的恭维倒是值得警惕的。正如谚语所说：爱听批评的人弯路少，爱听恭维的人跌跤多。所以，一个聪明的人千万别讨厌批评，因为它是你忠实的门警，假如把它一脚踢开，你的一切将会被错误偷尽。

上海解放初期，陈毅担任市长时，有个秘书总对他说：“你的决策太英明了！”“你的批示太正确了！”陈毅总听到这些恭维的话，便决定换掉秘书。他认为秘书恭维自己虽非有意加害，但一个人若听不到不同意见，难免要犯错误。后来，陈毅对新秘书提出的第一个要求，就是要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。

“反听之谓聪，内视之谓明，自胜之谓强”——善于借助别人的听觉来听、别人的视觉来看，才是真正的聪明，能自己战胜自己，才是真正的强大。勤攻己阙、善待批评、闻过则喜、知错即改，是真智慧、真聪明。因为一个人生来聪明是不可能的，始终把自己摆在一贯正确的地位，也不正确，甚至可能是一贯不正确。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，是绝不会害怕批评，而是敢于开展批评的。